

论羌族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

赵 晓 培

提 要：“羌”原本是牧民之称号，“戎”是农耕民之称号。“羌”是牛羊崇拜和信仰的合体，代表了羌人对牛羊神灵的自然崇拜。羌族宗教建立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是多神崇拜。羌绣以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及本民族的图腾纹样为常用的题材，是自然崇拜与多神信仰在手工艺术上的反映，表达了羌族人对大自然的爱护崇敬心情。

赵晓培，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羌族 自然崇拜 多神信仰

羌又作羗，古族名。古籍中也称“西羌”或“西戎”。主要分布在今甘、青、川一带。《说文解字》：“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古文羌如此。”“羌族最古的主要分布区在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从公元前几千年起就向外迁徙，分布在黄河流域各地。在公元前四五世纪时，又有大批羌族从赐支河曲南下，向长江流域的上游迁徙，分为三支，就是武都地区的参狼羌，广汉地区的白马羌以及旄牛羌。”^①羌最早记载在《山海经》上，商初羌人已向商朝称臣纳贡。殷甲骨卜辞中有“羌方”，是商朝西部的强国，常遭到商人的征讨。卜辞中有役使“羌”或“多羌”以及大量以“羌”为祭祀人牲的记载。商末，羌人曾参加周武王伐纣的战争，羌为殷之敌国，殷与羌人战，常将俘虏的羌人捆绑回国，故在甲骨文（甲一一九）又作身加绞继之形，金文因之。“羌”字因而成为中国关于人类族群称号的最早记载，同时也是见诸甲骨文的唯一关于民族称号的文字。而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的“羌”字则成为我们研究羌族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重要文字渊源。

一、“羌”族与羊崇拜

“羌”是中国西部一个古老的以“羊”为图腾崇拜的原始部落民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羌人迁徙到藏北高原。后人称藏北高原为“羌塘”。羌即羌人，“塘”在藏语中为高原之意，“羌塘”则为羌人居住的高原^②。羌的最早记载见于殷商甲骨卜辞，其中包含对“羊”的原始祭祀的内涵。卜辞早期羌字像人头上装饰着羊角。孙诒让《甲骨文编》“羌”字注：“此像人饰羊首之形，盖羌

族人民之标帜也。”晚期卜辞和金文中“羌”字上部变为从羊而非从羊角。古人有“羌”为牧羊人之说。《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羌”字义为：“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等，我们从“羌”字字形可以探知羌与羊图腾崇拜之间的密切关系，说明羌民族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羊崇拜。古代牧民之称呼就是“羌”。实际上（音姜）就有饲养、放牧家畜之意^③。古代汉字中“羌”、“姜”同为一字。“羌”字原本是牧民之称号，戎是农民之称号。“羌”、“戎”只是当时社会分工不同的称号，并非族别，只是后来才出现羌族之族名。“羌”字的本意是从羊，成为牧民之称号。《左传》载有“姜戎氏”，春秋前期入居豫西，其俗被发，与羌同，“姜”、“羌”二字古相通。《后汉书·西羌传》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姜戎即羌人。姜从女，为炎帝神农氏之姓。《说文解字注》曰：“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神农母居姜水，因以为姓，黄帝母居姬水因以为姓，舜母居姚虚因以为姓是也，……故姓从女生会意。其子孙复析为众姓。如黄帝子二十五宗十二姓，则皆因生以为姓也。”炎帝所居之姜水在当时是畜牧业较发达的地区，故称其水为姜水。《新唐书·吐蕃传》载：“其俗重鬼右巫，事羴羴为大神。”“羴”即大角羊，“羴”即牡羊。吐蕃尊奉大角公羊为大神的观念在西藏的原始宗教——苯教中有具体的体现。苯教自然崇拜中有苯教卜师使用的羊毛占卜绳。这种占卜绳是用长在大公羊肩上的羊毛拈成的，并把大公羊称之为“长毛神羊”。在藏族观念中这种羊可以使青稞麦生长，能产生羊奶和酥油。可以其供奉的三百六十尊魔神品尝，具有保佑人们丰衣足食，吉祥平安之用意。

羌族先民在牧羊的过程中,逐渐将羊注入了人类特有的血缘和亲族的观念,羊被逐渐地神圣化,成为羌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继而演进到独特的自然崇拜——羊图腾崇拜。青海河湟地区的古羌族一直保留着名叫“老羊歌”的舞蹈。老羊歌的“老”意味着对羊的崇拜源远流长,舞者头戴羊角帽,身穿无领老羊皮袄,面部画有大胡子。有的“老羊歌”要身挎腰鼓,或手持短木棒,老羊歌走在最前面。舞者头戴羊角帽就是神,而且是大神。戴着羊角帽时,舞者不能进家。人们认为它比家神大,会吓退家神。而表演“老羊歌”者演出前必须参加在庙里举行的神圣的出身子仪式,跪拜进香后,表演者被认为即具有了羊的神力,能禳灾解难,驱邪避煞^①。从“老羊歌”可以看出羌人通过戴羊角帽、穿羊皮袄、化装成羊的装束,简单而粗狂的舞蹈动作表现出对羊的崇拜,给人们带来吉祥幸福。老羊歌从内容到形式都蕴含着羌民族的文化遗风,这种对羊图腾崇拜的舞蹈形式,生动展现了古羌人的自然崇拜。

在羌人的宗教祭祀中,占卜所用的羊毛出自一种绵羊肩上的羊皮,并以羊毛编成六条细绳,占卜绳叫做“大账蓬”,并被置于曼答辣(四大天王)之上。并称之为恰羊嘎,此占卜绳用来占卜过去、现在、将来、吉凶、疾病、死亡等。羊不仅被视为占卜所必需的用具,而且还被视为最初的生灵,具有自然崇拜和神灵崇拜的多重属性。其所具有的羊崇拜不但是羌人自然崇拜的重要基础,而且具有人类宗教信仰的神圣内涵。羌人的羊崇拜表现其宗教崇拜的基础和核心思想,成为羌人图腾崇拜的万物之源,“被赋予了宇宙起源的意义”^②。羌人的羊崇拜观念认为羊和羊毛都是有灵的,神圣的。譬如过年时人们用酥油塑一羊头,以示吉祥如意;茶壶、盛酒器皿上要系白羊毛;祭祀时也要在祭祀杆上系白羊毛,巫师头戴羊毛缨子从事巫术活动;喇嘛的法帽用羊皮等。所以,羌民族在兴起、发展和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地把羊崇拜的观念、习俗和信仰带到生活、居住和迁徙的各个地方,羊崇拜图腾文化使羌民族在保持特有的生活习俗的同时,也传承着羊图腾文化的遗风。

羌族自古以来对羊就有着特殊的感情。羌族自称“日玛”、“日表”或“如玛”、“尔玛”。“羌”属他称,从羊、从人,意为“西戎牧羊人”。历史上,羌族以养羊著称,故羌族与羊的关系极为密切,至今仍保留着供奉“神羊”的习俗。以羊祭山是古羌人的重大典礼,在一些羌人活动地区,羌民所供奉的神全是“羊身人面”,视羊为祖先。羌人喜欢养羊、穿羊皮褂、用羊毛织线,祭祀活动中常用羊作祭品。羌族少年成年礼时,羌族巫师用白羊毛线拴在被祝福者的颈项上,以求“羊神”保佑。羌族巫师所戴的法帽有两个角,是用羊皮制成的。巫师

所持法器,也全是用羊角、羊皮、羊骨等制成。羌人死后,要杀一只羊为死者引路,俗称为引路羊子。羌人认为,死者的病都可以在羊身上反映出来,杀死羊子后要寻找死者病根,并认为羊为人的一半,他们将羊血洒在死者手掌上,意为人骑羊归西。羌族还有用羊骨和羊毛线占卜的习惯,羊图腾崇拜是羌族宗教的重要内容。

二、“羌”族与牛崇拜

羌人在迁徙过程中,由于地域和环境的变化、社会的发展,各种文化的交流,羊图腾文化逐渐向牛崇拜过渡。古文字“羌”是牛羊崇拜和信仰的合体,代表了羌人对于牛羊动物的主体崇拜和多神信仰。甲骨文中的牛字是“牢”,这是一个象形字,主要突出了长长的牛角,角下两小撇表示牛耳,中间一竖表示牛面,实际只是牛头。甲骨文中的“羊”字是“𦍋”,也是象形字,象羊头形,也突出了两个弯弯的羊角,那么古文“羌”字的“十”似乎代表牛,而“久”似乎代表羊,牛羊组合恰好是早晨牛羊在牧人的驱使下向水草肥美的牧场进发时队列的形象表示^③。家畜以牛羊为主,牧人赶着牛羊去放牧,就是一个“羌”,蕴含着对牛羊的美好憧憬和向往。其内容表达了羌人牛羊崇拜。“羌”、“姜”本为一字,其音义基本相同,具有培养、抚养、饲养、保育、放牧家畜、守护等义解。其引申义有保护者、太阳、父亲、能抚养或能庇护的人,意为母亲、女护法神。还包含有对牲畜,如牛羊等家畜的崇拜和爱护。《后汉书·西羌传》中说古羌人“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犛牛种,越犛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在从西部地区赐支河曲南下,向长江上游迁徙的过程中羌人分为三支。其自然崇拜也由单纯的羊崇拜逐渐向牛、马崇拜过渡,这种转变从宏观方面乃是人类社会从游牧部落向农业社会的转变所致,从微观方面则是羌族文化、风俗中羊图腾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带有自然崇拜的历史踪迹。由羊崇拜向牛崇拜转变是生产观念转变的结果,表达了羌人重视农耕,崇尚农耕的价值观,并在各种文学艺术表演中体现出来。

在我国西南地区白马人的民间舞蹈里,保存了一些极为原始的图腾舞蹈。是羌人由羊崇拜向牛崇拜的文化象征。其中有一种驱邪逐鬼的“曹盖”舞蹈,主持这种舞蹈的被称之为“各部宗神”,各部宗神都要戴羊角帽,反穿羊皮袄,扎一大羊尾,持牦牛尾而舞,舞蹈动作多是对羊的模仿,有“二羊相斗”等,代表了羌族原始羊崇拜的宗教内涵,并逐渐演化为对牛的崇拜,标志着羌族逐渐重视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说文解字注》:“母,牧也。牧者,养牛之人也。”这里突出了母为“养

牛之人”，是羌族牛崇拜的典型代表。

牛在羌族生产生活中地位也相当重要，是羌人农耕的主要生产力。羌民中有祖训：“饿死不吃种籽和牛。”由于牛在羌族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牛也受到羌族的崇拜，成为羌族自然崇拜中的神灵，地位甚至超过了羊崇拜。“藏缅语族羌、藏、彝各族及彝语支彝、白、纳西、哈尼、傈僳、土家等族，都是古羌戎的遗裔。彝族及彝语支各族多是‘犛牛种——越嵩羌’的遗裔。”^⑦羌文化中的牛崇拜渗透到传统观念、风俗习惯并在婚丧、祭祀、占卜以及各种习俗、生活、生产中表现出来。

羌族最隆重的“祭山大典”，又名“山神会”、“塔子会”、“山王会”，旨在祈请山神保佑人畜兴旺、五谷丰登、林木繁盛、地方太平。祭山会一般以村寨为单位举行，有时连寨举行，由每家每户的男子参加。祭祀时间各地不一，一般在农历正月、五月、十月，一年一度或两三度，正月为岁首，五月播种，十月秋收。因此，祭山被视为祈年或“还愿”。包括还羊愿、还牛愿。全寨男子着新衣、带刀头、咂酒、三叉形或新月形馍馍赴会。会首先备一至三头公羊，若为每隔三年的还牛愿，还须备一头公牛，一至三只公鸡，一坛咂酒，一个刀头，一斗粮食，一个三叉形馍馍等。羌人祭祀牛，还牛愿是三年一大祭的重要内容。

牛崇拜是羌族自然崇拜中的主体崇拜，并与羌族的民间美术有着紧密联系。1992年3月，在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豹圈梁子”发掘整理一石棺葬中，发现了一件双面牛头纽盖漆绘罐，盖为圆形，盖纽圆雕双面牛头，似分别为公牛、母牛面像。弯曲的牛角为青铜制作。羌人建筑中有牛的装饰图案，并用白石在古碉楼门上镶嵌了一幅真牛头大小的牛头形图案，惟妙惟肖，比例结构合理，具有强烈的装饰美。牛头的完整图形与门仿的方正构成，形成了曲线与直线、圆弧线条与方正线条的矛盾统一。洁白的石牛头图案在古碉灰暗的青片石砌成的墙体上静静地注视着芸芸众生，保佑着进进出出、忙碌耕耘的“天神木比塔”的子民岁岁平安。显示了羌族自然崇拜与美术装饰的和谐统一。

羌族还制作牛头型的小巧玲珑的项饰，在工艺品中制作牛图案，还有牛骨制品及牛头骸骨装饰的壁挂、牛头图案为主的扎染壁挂、织品壁挂、绣品、蜡染等以牛为主的各种旅游工艺品，形成了浓烈的羌民俗旅游中的牛文化氛围^⑧。羌人的劳动依赖于牛，产生了对牛的崇拜，同时产生对牛神的歌颂，再现了人对牛神的崇拜与敬意。

三、“羌”族与多神信仰

古羌人由于对自然界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

无法理解，对天灾人祸感到恐惧，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和自然崇拜的多神信仰。羌族崇拜的神共有30多种，大致可分为4类。一是自然界诸神，如天神、地神、山神、树神、火神、羊神和其他牲畜神等，均属于自然崇拜。二是家神，基本上属祖先崇拜。有的地方家神很多，如汶川雁门一带每家都有13个家神，“莫切”是历代祖先，“活叶依稀”是男性祖先，“迟依稀”是女性祖先，“亦吉”是保护家中平安之神，“密拍露”是保佑男子工作之神，“西怕露”是保佑妇女工作之神，“斯卓吉”是管理活人灵魂之神，“玉莫”是管理死人灵魂之神等。三是劳动工艺之神，如建筑神、石匠神，铁匠神和木匠神等，是手工业在羌族社会中占居一定地位的反映。此外，各村寨还有自己的寨神，即地方神，又称之为社神，如白石、羊牛等。

羌族的多神崇拜最重要的特征，是与所从事的农、牧、林业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多神崇拜能够保佑生产和生活的安康丰盛，人畜安全和民族兴旺^⑨。另外，羌族信仰的诸神中，除火神以锅庄为代表外，其余诸神均以一种乳白色的石英石为表征，被广泛地供奉在山上、屋顶、地里以及石砌的塔上，羌族锅庄的原始形态亦为三白石，即古羌人的鼎锅灶，是羌族多神崇拜的标志。古文字“羌”，被古文字学家解释为一个羊字和一个人字的组合，代表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文字表象。有着悠久历史的羌人，如今只有20多万人，聚居在北川、茂县、汶川、理县一带白云迷漫的高山深谷中，美丽的羌寨被称为“云朵上的村寨”，羌族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表达了羌族人民爱好和平、崇尚自由，以及对大自然的爱护崇敬心情。

在甲骨文中，“羌”字的形象是一个被缚跪之人，如同牛羊一样作为奴隶和献祭牺牲。甲骨文中记载的“追羌”（追逐羌人）、“执羌”（手握刑具捉拿羌人）、“获羌”（羌人作为猎获之物）、“伐羌”（击刺、砍杀羌人）绝不留情。显然，甲骨文“羌”字的创意，是殷商奴隶主将征战被俘之人或有罪者和卖身为奴之人充作奴隶的形象。“羌”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当时我国中原地区正处在早期的奴隶社会。文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特别是象形文字，离不开当时社会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以及政治关系与经济形态。以描摹实物形状方法创造的“羌”字如同一个被缚跪之奴隶形象，揭示了受苦受难的羌民族，期望自由、平等并通过对动物的崇拜和信仰来表达对自由平等的向往。流行于平武县、南坪县白马藏区的曹盖舞蹈，每年农历正月初六举行。曹盖系白马藏语音译，意为面具。跳曹盖即戴着面具跳神，在跳曹盖中，舞者会戴上各种代表不同的面具，穿上特制的不同扮相服装起舞。在舞蹈中以夸张的舞姿来

展现对自然神的崇拜、祭祀神鬼、驱灾祈福。以祭祀祈求神明,赶鬼怪出寨外,保一年人畜平安、五谷丰登。白马藏人属于藏缅语族羌族的代表,在白马藏人为数众多的祭祀活动中,最为隆重的是春节。除夕之夜,欢闹通宵;大年初一,举行敬火神和作“贡水”的仪式;初三初四祭架杆;初五晚上请巫师念经;初六跳曹盖,驱灾纳吉。跳曹盖,是白马藏人民俗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民俗活动,具有浓郁的原始特点和民族特色,是一种异常古老的祭祀舞蹈,其内涵具有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宗教文化意义。

“羌族宗教建立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是多神崇拜。”^⑩羌绣以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及本民族的图腾纹样,如牡丹、菊花、羊角花、杜鹃、石榴花、莲花、蝴蝶、孔雀、羊、虎、蛾、狮、凤凰等为常用的题材,是自然崇拜与多神信仰在手工艺术上的反映。羌族刺绣品以各种不同的针法将各种图案跃然于不同的材质上面,纹饰图案不但生动,而且寓意深刻,展现了美的艺术、多神信仰,以及对大自然的爱护与崇敬。羌族还把崇拜自然、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融入到“云云鞋”之中。“羌族先民把天体漂浮的白云视为自然崇拜观念的对象存在并物化成‘云云鞋’上的彩色云纹图案,彩云纹样是羌族自然崇拜观念和艺术创造才能的结合在‘云云鞋’绣品上的完美体现。”^⑪

在羌族的服饰中,巫师在羌寨的驱邪仪式中所戴的“山”形冠由来已久,在2500年前的巴蜀铜器上已常见。一代一代羌族释比都用金丝猴皮做成帽饰。释比服装全身的装饰图案以火焰纹为主,辅以云朵图案。“羌族释比文化具有无形的、非物质的特点,其装饰具有极强的巫术性和象征意味,具有选材原始天然、装饰朴素古拙,色彩单纯强烈的审美特征,不仅是羌族珍贵的非物质遗产,也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⑫羌族服饰胸前的玳瑁牌是鱼身的象征,上面一排海贝代表鱼的牙齿,腰间的铜钱串象征鱼鳞。“羌族妇女服饰鲜明表达了羌民族特色。”^⑬羌族女性服饰都以各色花草为主,并用藤蔓相连。在白马女装中,头上的两支白鹅毛表示她是未婚女孩,妇女则插一支。而平武白马人粗犷的傩面具则直接来源于各种原始宗教图腾^⑭。在羌族的服饰及刺绣图案中装饰有自然崇拜的火纹、云纹、山纹、水纹等;植物崇拜的阔叶纹、藤蔓纹、花朵纹、窄叶纹等,使羌族服饰蕴涵了白石崇拜、太阳崇拜、星月崇拜、火崇拜、花草崇

拜、牛崇拜的宗教观念。羌族文化保留比较完整,其中最灿烂的就是服装艺术中的羌族服饰图案,并表达了“对神(万物皆有为神灵)的崇拜、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对美的表现等等”^⑮。

总之,《山海经》上的“羌”字,蕴含着羌族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重要内容。在殷商甲骨文和卜辞中,“羌”或“多羌”以及大量以“羌”为祭祀人牲的记载,成为我们深入了解羌族文化与艺术演变的重要文字资源。今天通过古文字“羌”探讨羌族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文化内涵,发挥古文字研究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又小易)

①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6页。

② 包寿南:《藏族族源考略》,《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第42页。

③ 张晟:《羌戎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37页。

④ 陈荣:《獬豸冠与羌人图腾崇拜》,《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第117页。

⑤ 图齐、海西希著,耿昇译:《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6页。

⑥ [韩]姜允玉:《羌、姜同源说辨正》,《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43—44页。

⑦ 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

⑧ 彭代明:《羌族的牛崇拜与美术特征》,《贵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39页。

⑨ 周锡银、钱安靖:《羌族宗教信仰中的诸神》,《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第522—523页。

⑩ [韩]李善河:《羌人的神》,《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8期,第58页。

⑪ 韩峰:《初探羌绣“云云鞋”纹饰》,《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2期,第16页。

⑫ 张犇:《羌族释比法器和服饰的装饰内涵分析》,《民俗民艺》2008年第6期,第117页。

⑬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4页。

⑭ 参见邓廷良主编:《炎黄子孙·氏羌颂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0—162页。

⑮ 彭代明、彭潘丹梨:《羌族服饰及刺绣图案中的宗教文化含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